

Place Attachment: Research Object, Predictors and Trend

Yi Yang, Jianping Wu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Email: yiyang.kame@hotmail.com, wujianping05@foxmail.com

Received: Apr. 1st, 2013; revised: Apr. 25th, 2013; accepted: May 6th, 2013

Copyright © 2013 Yi Yang, Jianping Wu. This is an open access article distribut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License, which permits unrestricted use, distribution, and reproduction in any medium, provided the original work is properly cited.

Abstract: Place attachment, as a significant research direction for research on the people-place relationship, has two research orientations: social psychology and phenomenology. As a complex concept, it could be treated as the combination of influences from the environment to people and connections built with the environment by people, and both of which are emotions-oriented. The main objects of research on place attachment are different scales of place, including homes, neighborhoods, cities, and also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natural areas and people's favourite places. Besides influences to it comes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social predictors, physical predictors and Socio-demographic predictors. Future research, as the starting point, could base on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nd further integration of both research orientation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culture and personality to place attachment.

Keywords: Place Attachment; Social Predictors; Physical Predictors;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地方依恋：对象、影响因素与研究趋势

杨 奕, 吴建平

北京林业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Email: yiyang.kame@hotmail.com, wujianping05@foxmail.com

收稿日期: 2013年4月1日; 修回日期: 2013年4月25日; 录用日期: 2013年5月6日

摘要: 地方依恋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 其有社会心理学与现象学两个研究取向。它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概念, 可以看作以情感为中心, 人受环境影响并与环境建立的联结。地方依恋以家、周围邻里、城市等地方范畴, 自然区域与人们喜爱的地方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地方依恋受社会、物理环境因素与人口学因素的交互影响。未来研究可以不同的人群为切入点, 整合两个研究取向, 探讨文化与人格对地方依恋的影响。

关键词: 地方依恋; 社会因素; 物理环境因素; 环境心理学

1. 引言

人-地方(people-place)关系的研究是有助于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重点研究之一, 自1989年, Williams和Roggenbuck正式提出“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

以来, 地方依恋一直是人-地方关系研究的主要方向, 也是环境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概念。

2. 地方依恋的概念

2.1. 地方依恋概念的发展

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研究已进行了 40 多年,最早出现在现象学家(Phenomenological Scholars)的研究中,例如 Bachelard (1964)和 Eliade (1959),他们的兴趣集中在家与宗教场所,强调个人与地方间情感与经验的联结。随后,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在地方依恋上也开始了研究。其中,社会学家主要从文化的层面去研究地方依恋;早期心理学研究重视地方依恋中个体认知的作用,并不是十分关注个体-环境关系与情绪、文化的交互影响作用;人类学家则重点关注地方依恋中的情感成分,包括个人与家庭的巨大变动、人口流动和无家可归等可能唤起强烈情感的因素对地方依恋的影响,除此之外,跨文化的研究也是人类学家研究的一个重点。地方依恋的概念出现之前,学者已经对人-地方联结有许多类似的研究,比如土地情节(topophilia) (Tuan, 1974)、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 (Proshansky, Fabian, & Kaminoff, 1983)、局内人(insidedness)(Rowles, 1980)、地方同一性(genres of place)(Hufford, 1986)等。1989年,Williams和 Roggenbuck 提出了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的概念。

地方依恋的概念是一个复合的综合概念,它由许多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因素构成,但是情感被学者一致认为是地方依恋的核心特征(Hidalgo & Hernández, 2001; Giuliani, 2003; Lewicka, 2010; Low & Altman, 1992)。Low和 Altman (1992)对地方依恋的研究提出了几个重要的因素:1) 大多人-地方的研究分析已经说明“情感、情绪和感受是这个概念(地方依恋)的中心”;2) 研究是围绕着一个特殊环境中主要的情绪、情感和态度,这个环境“是多变的——规模、大小和范围,具有实在和象征意义的,可知和可经验的,也可以是不可知和不可经验的”;3) 地方依恋是受时空变化的影响的,并不是恒久不变的。Altman和 Low主张:“地方依恋可能有利于形成,维持和保存一个人,一个团体或一种文化的认同”。

地方依恋涉及人与地方联结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在环境中形成的物理和社会联结。许多学者主张地方依恋更多的是对这个特定地方中存在的人际关系的地方依恋,而不是对地方本身。另外有学者认为地方依恋存在于潜意识中,只有当远离这个地方或者当这个地方遭到破坏时才能够意识到(Brown & Perkins, 1992; Proshansky et al., 1983)。Rubinstein(1992)认为地方依

恋由三个过程组成:社会中心(social-centered)、个人中心(person-centered)、和机体中心(body-centered)。对不同的特定地点,从个人、集体、文化三个层面上可以交叉的进行研究。地方依恋也被学者认为是人们经过长时间与某一特殊的地点反复积极的相互作用,对此地发展出了深厚的情感联结或联系(Altman and Low, Giuliani, 1992; Milligan, Williams et al., 2003)。因此地方依恋被认为是“人与环境建立的情感联结,在这个环境中,人们倾向感受到自己是连续的,感到舒适与安全”(Hidalgo & Hernandez, 2001),但后来的研究表明消极的情绪和经验也可以有同样的作用(Manzo, 2005)。综上所述,地方依恋可以看作是以情感为中心,人受环境影响并与环境建立的联结,而这种联结可能存在于潜意识当中。

2.2. 地方依恋的结构

为了有效的测量地方依恋,其结构根据不同研究目的与研究假设主要被分为单维度与多维度。单维度的假设主要在质性研究或其他概念研究中所涉及的地方依恋部分(Bonaiuto, Fornara, & Bonnes, 2006);多维度主要出现在地方依恋的问卷编制与量化研究中。Williams等(2003)重点考虑了地方依恋的两维度模型:1) 地方认同,地方依恋中涉及自我的那些维度;2) 地方依赖,涉及与一个环境功能或目的导向的联结。这个模型是地方依恋最重要的模型之一,为后来的研究,尤其是地方依恋问卷的编制提供了依据。例如 Kyle(2005)在此基础上加入了社会联结,Rubinstein与 Parmelee(2010)加入了社会联结与自然联结。Hammit等(2006)认为地方依恋包括地方熟悉性、地方归属感、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和根情结(place familiarity, belongingness, identity, dependence, and rootedness)五个维度。Bricker与 Kerstetter (2000)依据经验提出了一个地方依恋由三个潜在的维度构成:地方依赖、地方认同与地方中的生活风格(place lifestyle)。地方中的生活风格认为人们依恋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在他们每天的生活里。后来在研究第三地方的研究中,又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地方承诺(place commitment)这一维度,地方承诺是指人们接受一个地方的价值观,其中第三地方被认为是日常生活中的核心环境(Rosenbaum, Walker, & Ostrom, 2007)。

除了对地方依恋不同的维度划分,研究者也试图对这一概念进行较为宏观的总结以指导地方依恋的研究,尤其在地方依恋测量问卷的编制上。Trentelman(2009)提出地方依恋包括三个部分:1)地方的社会-文化维度;2)地方物理环境维度;3)在地方依恋中,综合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动力。Scannell和Gifford(2010)把地方依恋分为自然依恋(nature attachment)和公众依恋(civic attachment)。Gustafson(2001)提出了自我-他人-环境三极理论结构(three pole self-other-environment theoretical framework)以区分它们对地方依恋不同的意义。自我维度指与个人重要人生意义有联系的地方,这些人生意义与情感、自我认同与个人活动有关。他人维度指居民特征对地方依恋的影响。环境维度则反映了物理环境在发展地方依恋中的作用。

从上文可以看出,研究者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可以最大范围的涵盖地方依恋这一复杂且综合概念的结构。研究者大多从外部因素出发,以社会文化与物理环境,或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角度对地方依恋进行结构探讨,但是地方依恋的量化研究,尤其是问卷编制中,研究者强调人对地方的经历与感受,而大多忽略各个部分的交互影响与文化宗教在其中的作用。综合前人研究,Scannell和Gifford(2010)提出了人-心理过程-地方模型(Person-Process-Place, PPP),不同于传统的人-地方联结,其建议地方依恋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由人、心理过程和地方三个大结构构成。其中“人”的维度发生在个人(individual)和集体(cultural/group)两个水平上,个人水平上,地方依恋涉及人在地方的人际关系与重要经验,个人的地方依恋可能构成了依恋的基础;在集体水平上,依恋在于成员间共享的一个地方的象征意义,例如地方的文化与宗教。“心理过程”关注个人和集体如何与地方关联,心理交互作用在环境中如何发生,包括情感(affect)、认知(cognition)与行为(behavior)成分。地方依恋最重要的维度或许是地方本身,这个维度典型的被分为社会水平(social)和物理环境水平(physical),社会水平包括社会区域(social arena)与社会标记(social symbol),而物理环境水平包括自然(natural)与建筑(built)等,这一维度为研究对象起到了指导作用。地方人-心理过程-地方模型大体上可以看成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

(心理过程),外部因素分为人与地方,相对于过去研究,从主观和客观角度上进行了更为清晰的划分;把“心理过程”从“人”中独立出来成为结构的一部分,这样的做法有助于研究者从心理学角度出发,探讨地方依恋不同部分间的交互作用。

3. 地方依恋的研究取向和研究方法

3.1. 两种地方依恋的研究取向

地方依恋有两种不同的研究价值取向,一是社会心理学,其认为问题或现象的完整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建立过程的原则;另一个则是现象学的价值取向,Proshansky主张“现象的完整(integrity of the phenomenon)”,他反对社会心理学家忽视现象的完整性与其采用问卷测量法的方式,认为这在深入理解概念中是失败的,概念的理解需要在对材料更为深入和全面的理解上去建立。社会心理学更加善于解决“过程”类问题,了解事件维度上事情发生的变化,研究问题可以呈现阶段性和不同的层面。而现象学对了解意义类问题更为擅长,既了解人们生活意义的本质。两种研究取向对地方依恋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方式有着一定的影响。量化研究更倾向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取向,而质性研究更倾向于现象学的研究取向。但在实际研究中,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取向明显更多。

这两种研究取向与其说是对立的两种研究方向,倒不如说是两种不同的逻辑方式,社会心理学偏向演绎过程,通过对地方依恋机制与其中规则的探寻,更多反映出地方依恋中“依恋”的部分,而“现象的完整”则是偏向归纳过程,主张对地方依恋进行各个方面大量的研究以充实其概念。

3.2. 地方依恋的研究方法

早期地方依恋的测量重点并不在于与地方有关的情绪上,而是关注与地方相关的正面情绪带所来的行为。总体上,地方依恋的研究方法可以划分为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

3.2.1. 地方依恋的量化研究

量化研究中,主要采用量表法与问卷法,在地方依恋的研究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最早有关场所依恋的测量来自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例如房屋所有感

(Taylor et al., 1985)、邻里的联结(Riger & Lavrakas, 1981)和居住限期(Riger & Lavrakas, 1981)等。近年来,地方依恋的自陈式量表大量的得到了运用。其中多维度的量表最多运用的是 Likert 量表分析法。另一种是无维度的量表,他们更多涉及的测量社会对个人地方依恋的影响(Hernández et al., 2007; Hidalgo & Hernández, 2001)。在大型的研究中,除了量表的方法,研究者也会根据研究目的提出相关的几个问题(Gustafson, 2009; Taylor et al., 1985)来达到辅助目的,例如“你觉得你对你所在国家的依恋水平有多高”等(Shamai & Ilatov, 2005)。

根据上文所提到的不同地方依恋的结构,最常用的地方依恋问卷是有维度结构的量表,包括 Williams 和 Vaske 的二维度场所依恋量表, Kyle(2005)的三维度量表, Hammitt(2006)的五维度量表以及 Jorgensen 与 Stedman 的三维度量表(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和地方依赖)。除此之外,地方依恋的内容在 Lalli 的城市量表中也涉及。事实上,研究者常常根据研究的目的对量化研究的题项进行重新的编排。

3.2.2. 地方依恋的质性研究

根据 Low 和 Altman 对地方依恋研究的建议,地方依恋的研究内容应是更加深入的,地方依恋关注人们在环境中一生的连续性,在意环境本身对人格塑造的影响。而要达到这些目的,质性研究是必要也是较好的方法。

质性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访谈法(Spartz & Shaw, 2011; Patten & Williams, 2008; Fishwick & Vining, 1992),质性研究中的访谈法并不是作为量表的辅助,它是资料收集的主要途径,访谈内容也会随着不同被试的回答情况进行适当的修改,质性研究需要访谈的内容多,访谈次数应至少在两次以上;除此之外,还有可以让被试充分独立表达对环境印象的环境相关自诉法(environmental autobiographies)与个人历史描述法(personal histories)(Rivlin, 1978; Riley, 1979)。另一种是以绘画(相片)为媒介的方法(Tedman, Beckley, Wallace, & Ambard, 2004; Ponzetti, 2003),例如游客照相(visitor employed photography, VEP)就是旅游学中常用到测量地方依恋的质性方法。Berkeley 在建筑系和园林建筑系的学生为被试,让他们画出他们童年期中最喜爱和记得的环境,然后写下

关于此环境和后来有意义地方的练习,发现早期童年的地方是强大的想象,通过记忆、梦、甚至在一些设计者的创意活动中与成人期产生共鸣。

4. 地方依恋的研究对象

“地方(place)”是一个空间环境,以人类经验、社会联系、情绪和想法为基础,进而被赋予了意义(Tuan, 1977)。环境心理学认为地方是让个体位于了一个宏观和生态的环境中,个体融合在环境中,同时也积极地定义与塑造环境。社会心理学中定义的地方是为了研究个体的思维、感受与行为如何受到他人存在的影响,这个他人可以是实际存在的,也可以是想象中或者受暗示存在的。许多把地方感(sense of place)定义为三个要素的综合:物理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人类行为(human behaviors)和社会和/或心理过程(social and/o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Brandenburg & Carroll, 1995; Relph, 1997, 1976)。地方依恋中,依恋的重点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而是对价值观、心理状态、过去经验与文化的依恋。因而,地方依恋中“地方”的研究并不局限于现实存在的空间,也应包括文化、神话传说或宗教等在人们脑中想象出的地方。但是由于研究方法的限制,对于后者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的,下文将就地方依恋中最常研究的地方进行描述。

4.1. 地方依恋研究中的地方范畴

地方范畴(scale of place)指的是个体对周围环境离自己远近的范围划分,一般从小到大可以分为家(居住房屋)、公寓、周围邻里、社区、所在区(县)、城市、省、国家等。Hidalgo 与 Hernández(2001)在社会与物理环境水平上测量了不同地方范畴(家,周围邻里与城市)的地方依恋,报告了一个地方范畴的“U型曲线”:中等地方范畴的地方(周围邻里)比其他范畴的地方(城市或者家)地方依恋小,地方依恋的社会维度比物理环境维度重要,但是其强调所有联结都受到来自社会维度与物理维度的影响,测量地方依恋应当考虑地方范畴。Lewicka 的研究表明 U 型曲线在对生活地有较高依恋的人群中更为明显,这可能是 U 型曲线在欧洲大城市与乡村中更为明显的原因。但是另外有研究的结果认为地方范畴的大小与场所依恋是呈线性关系,地方范畴越大,人们越觉得危险,因而地方依恋

就更小(Gifford, 2009)。还有研究发现人们对周围邻里的依恋是最高的, 对其他地方范畴的依恋依据年龄阶层而有所不同(Kamalipour, Yeganeh, & Alalhesabi, 2012)。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 地方范畴大小与地方依恋的关系并没有定论, 地方依恋中最常见的地方范畴为家(居住房屋)、周围邻里与城市。

4.1.1. 家(居住房屋)

家(居住房屋)(home)作为人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是地方依恋研究中重要的地方范畴之一, 是公认的典型“地方”。研究常常与童年期的回忆相联系, 探究不同年龄段儿童与家的关系。

家是家庭生活和幸福的所有象征, 家是安全感、隐私权、依恋、自我认同、舒适感、庇护、连续性、规则和根的象征(Moore, 2000)。正是由于家的特殊性, 测量“家”时可能与测量其他的地方不一样, 它依赖于在家这个空间中切实的表达力量、控制力或者个人的投入(Terkenli, 1995)。而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其暗示了亲密的人际关系。许多研究表明人们最终会因为经济和社会因素而搬离现居地(离开已有的亲密关系), 但是也有研究发现其他地方高薪的吸引力会因为远离家人和朋友而降低(Dahl, Sorenson, 2010)。对于女性来说, 家更有可能成为其工作的场所, 从而具有特别的意义。

4.1.2. 邻里

邻里(neighborhood)是地方依恋研究中出现最多的研究对象。虽然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 邻里的概念有越来越模糊的趋势, 但是由于它被认为是所有地方范畴中最能表达地方的抽象概念, 因而其还是研究地方依恋最重要的地方范畴之一。邻里的概念是模糊的, 它是空间上是有限的区域, 但是其大小是根据已知范围内有多少同质的区域所决定。Lee 认为邻里规划应该考虑两个层次: 作为城市单元的周围邻里与作为社会交往的邻里。前者关注公共服务设施在地方种的合理安排与规划, 后者则把邻里划分成了更小的单元, 在这些范畴的邻里中, 促进社会交往是其建构的主要目的, 以小商店和小活动场地相关(引自, 徐磊青, 杨公侠, 2002)。

与周围邻里的亲密的关系不仅可以影响人们对家的依恋, 也可以影响人们对所在行政区与城市的依

恋(Lewicka, 2010)。

值得注意的是, 周围邻里(neighborhood)在不同文化中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中国文化中, 周围邻里比起英文中的意义, 不仅要求周围邻里这一环境的存在, 更与其中的人——邻居直接相关。

4.1.3. 城市

城市(city)常被人们看作是有明显边界的, 它象征了当地丰富的历史文化, 因此城市比其他范畴的地方有着更为广泛的代表性, 对其的研究也有很多(Lalli, 1992; Lewicka, 2005, 2008, 2010; Shamai & Ilatov, 2005), Felonneau(2004)研究表明对城市更高依恋的居民对城市施工或不文明的行为更加宽容, 这意味着积极的环境评价可能是地方依恋的结果, 而不是地方依恋的前提。但是研究影响城市地方依恋因素的资料却很少。根据城市不同的规模与行政划分, 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也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 例如居住在文化历史区的人比住在现代区域的人对居住区域感到更多的依恋, 但是这并不影响整体对城市的依恋水平(Lewicka, 2008)。

4.2. 自然区域

自然区域(natural areas)不仅指天然的大片自然环境, 这里的自然区域指居住地附近自然区域、城市中的绿化区、甚至家里的小花园等。普遍认为自然环境对人们的压力和疲劳等有复愈作用。近年来的研究中, 自然区域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或者维度,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通过对自然区域的研究发现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两个维度呈中度正相关(Kyle, Graefe, Manning, & Bacon, 2004); 地方依恋问卷的编制中, 人们对自然区域的依恋程度与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依恋直接相关, 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维度(Raymond, Brown, & Weber, 2010); 另外有研究表明个人对当地自然区域的依恋可以促进人们的环保行为, 而对其他地方的依恋与环保行为并没有显著相关(Scannell & Gifford, 2010)。

4.3. 喜爱的地方

在研究地方依恋中, 研究者着重强调人们与地方积极的联结, 所以除了不同场所的范畴进行研究意外, 喜爱的地方(favourite place)也是地方依恋研究中

一个重要的对象。早期研究中，研究者就试图探讨喜爱的地方对调节积极和消极情绪、保持自我的经验与自尊一致性上的影响，暗示积极经验可能在喜爱的地方中得到延伸，但这些经验造出的自我经验可能是不连贯的，所以需要被迫在一个喜欢的地方中得以实现(Korpela, 1992)。喜爱的地方被视为是环境中人们自我和情感调节的窗口。(Korpela, Hartig, Kaiser, & Fuhrer, 2001)。一个有关喜爱的地方的纵向研究也为以上的说法提供了依据，同时其发现选择靠近水或自然环境作为喜爱的地方的被试比选择城市和室内的被试地方依恋更有稳定性(Korpela, Ylen, Tyrvaïnen, & Silvennoinen, 2009)。一个喜爱的地方也可能是有关认识和信念的心理模式的一种类型，它最终代表地方的特殊性质与一个人同此地方的个人联系，这些认知可以纳入一个人的自我概念中。

5. 影响地方范畴中地方依恋的因素

地方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空间被假设为具有两个相对独立且平行的维度：社会维度与物理环境维度。其中社会维度被认为是地方依恋的重要特征，物理环境维度被认为是社会维度的载体或者只有当物理环境具有社会象征意义时才对地方依恋有意义(Burley, 2007; Gustafson, 2009)。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有研究发现物理环境维度或许是社会维度影响地方依恋的基础(Kamalipour, Yeganeh, & Alalhesabi, 2012)。

地方由于象征意义的不一样，因而不同地方范畴中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是不同的。研究主要把这些因素分为社会与物理环境两个水平，或将人口学变量从社会水平中独立出来，形成社会因素、物理环境因素与人口学因素三个部分。综合来看，这三个因素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是交互的。社会因素对老年群体、社会低收入人群中有更大的影响，物理环境则对年轻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有更大的影响。为了方便以后的研究，本文把社会因素与物理环境因素划分为提高或降低地方依恋两类，人口学变量单独为一方面进行探讨。

5.1. 社会因素

5.1.1. 提高地方依恋的社会因素

地方依恋是一个的地方社会性持续的结果，社会

因素(social predictors)被认为是地方依恋中最重要的预测因素，尤其是在对家的依恋中(Hidalgo & Hernández, 2001)。社会联结与地方安全感是影响地方依恋的两个重要的社会因素(Lewicka, 2005; Bonaiuto, Fornara, & Bonnes, 2006)。除此之外，对社会的控制感与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是提高地方依恋的关键。但是安全感与控制感受不同个体心理因素影响，研究发现对一个地方的安全感与控制感可能对较亲近的范围(家、街区甚至一个区)有更大的影响，而对大范围的地方(城市)的依恋影响较小；虽然一个舒适与愉悦的地方更容易让人产生依恋，低的控制感和安全感并不明显阻碍人们的地方依恋，但是人们对一个地方的依恋可能与这些都无关(Lewicka, 2010)。在一个地方良好的人际联结也会提高地方依恋，相对于外地更高的薪水，人们更喜欢选择离家人与朋友更近的地方生活(Dahl & Sorenson, 2010)。

除了上面所说的内容外，一个地方的好名声、物理环境的个性化、信念与宗教、集体所有物的存在、集体活动行为、社会的有力控制与对犯罪恐惧等也会促进地方依恋的发展。

5.1.2. 降低地方依恋的社会因素

降低地方依恋的社会因素主要来自个体参与社会活动与社会文化的缺乏。文化全球化、居住地犯罪率升高、地方认同的削弱、缺乏社会贡献等社会因素都会导致地方依恋的降低。除此之外公共活动领域与其中社会活动的减少，会降低对此地的归属感。迁移更多的被认为是阻碍地方依恋发展的，但是根据迁移性质的不同，其影响是不定的，例如商务与旅行对地方依恋有积极影响，而战争与移民则是消极作用(Gustafson, 2009)。移居的增加也可能是对居住地依恋降低的结果。

5.2. 物理环境因素

5.2.1. 提高地方依恋的物理环境因素

环境的物理属性会让人们对一个地方产生特别的认同，从而提高地方依恋。物理环境作为外部因素，虽然需要通过个人内部加工而产生影响，但是总体上一个可以提高地方依恋的物理环境应具有可持续性、功能的持续性、独特的性质、有融洽的活动区域、环境的舒适、开放、安全、亲近亲切、活力、多样性等

特点。

物理环境因素(physical predictors)被认为在城市的依恋更为重要(Scannell & Gifford, 2010; Hidalgo & Hernández, 2001)。个人的房屋所有权被看做是对地方的一种投入,它对地方依恋的发展有正面影响,并且当周围邻里更多的房屋所有权时,人们对周围邻里的依恋会更高。建筑周围环境的维护、居住区域的个性化服务与绿化都会促进地方依恋的发展,并且人们更倾向于认同具有可辨别与拓扑性的地方,而不是没有清晰边界的地方(Lewicka, 2010; Kamalipour, Yeganeh, & Alalhesabi, 2012)。

5.2.2. 降低地方依恋的物理环境因素

阻碍地方依恋发展的物理环境主要通过削弱人们与地方的联结、减少对地方的情感投入实现。经济全球化、标准化的建设、泛型的城市环境等都让人们与当地的地貌风景、生态系统、历史、文化与社区的真正联系减少,从而削弱了地方依恋。建筑规模对地方依恋呈负相关,建筑规模越大,对居住区域的安全感会降低(Lewicka, 2010),居住在高楼层的人们地方依恋更小(Gifford, 2007),除此之外,物理环境本身意义的缺乏,不适合的城市发展,改变原有物理环境与环境的功能,改变活动区域等也会阻碍地方依恋的发展。

5.3. 人口学变量

人口学变量(socio-demographic predictors)对地方依恋的影响相对于其他两个因素是最小的。但是年龄与居住时长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显著。不同年龄段的人受不同心理特征与地方居住时长的影响,地方依恋的特点是不同的。研究者也试图建立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与老化的过程之间的网络结构。Wahl 和 Lang(2004)提出地方随时间变化的社会与自然综合模型(Model of social and physical places over time, SPOT)表明一个地方既有物理空间维度,也有社会文化维度的,因此地方应该被看作物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研究表明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不同地方范畴的依恋强度是不一样的,这或许是由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生存的特点不同所引起的。青少年生存依赖于父母与家庭,因而对家的依恋相对较高;成年人的生存更多的依赖于城市提供的机会,因而对城市的依恋相对较

高;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倾向于更少的变化,他们活动的世界缩小,因而老年群体对居住房屋与周围邻里的依恋最高(Morita, Takano, Nakamura, Kizuki, & Seino, 2010; Kamalipour, Yeganeh, & Alalhesabi, 2012; Wiles, Allen, Palmer, Hayman, Keeling, & Kerse, 2012)。年龄与流动性之间的关联在不同城市之间比在一个城市内更多(Lewicka, 2010)。许多研究都表明居住时长对地方依恋的影响显著,在一个地方居住时间越长,对此地的依恋就越多(Kelly & Hosking, 2008; Lewicka, 2010)。Harlan(2005)发现在具有高流动性的城市,在最初居住的四年中,对居住地的依恋和邻里的联结提高最快,随后趋于平缓。

性别、教育水平与家庭结构对地方依恋没有显著影响(Lewicka, 2010; Scannell & Gifford, 2010)。但也有研究发现性别对地方依恋有影响。女性比男性对居住地有更强的依恋,特别是对家与周围邻里中,并且女性更加倾向选择建筑中的低楼层,而男性更加依恋高楼层(Hidalgo & Hernández, 2001; Lewicka, 2005)。经济收入与教育水平对地方依恋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这可能是由于这些因素本身的复杂性与易变性导致的(Lalli, 1992; Lewicka, 2005)。除此之外,房屋所有权是研究者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研究者认为房屋所有权并不是地方依恋的决定因素,没有房屋所有权的人也可以有在家的感觉(Windsong, 2010)。

6. 研究趋势与未来展望

6.1. 地方依恋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科技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全球化、信息社会的发展与标准化城市建设,人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人文价值观回归的取向也改变了以往人们对人与环境的看法。儿童和成人成功的协调内部和外部世界依靠社会关系、自我认识的感受与所在地方的质量,一个健康的地方依恋可以平衡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除此之外,近几十年来,社会管理规划从只是“利用”环境创造利益转向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世界观,比起只专注于环境本身的客观或者主观属性,研究开始强调在生态环境管理中理解主观感受、情绪和象征意义的重要性。而与个人有关的特殊场所、自然环境或地方中可能包含了这些感受、情绪和象征意义,因此地方依恋已经成为环境心理学研究的

重点与热点。由于地方依恋是一个综合且复杂的概念，早期研究中着重对其概念的探讨，但是随着地方依恋研究的多样化，对其概念的单独探讨已经很少。

目前地方依恋研究的发展趋势主要有：1) 地方范畴研究进一步细化。地方依恋中地方范畴的研究已经不仅局限于普遍的“地方(家、邻里、城市和国家等)”，某些具有特殊用途的地方从传统的地方范畴研究中独立了出来，比如家中的花园，城市中的绿化区等(Freeman, Dickinson, Porter, & Heezik, 2012; Spartz & Shaw, 2011); 2) 地方依恋与其他环境心理学概念的相关研究。地方依恋与旅游学、环保行为等的相关研究已有不少(Hernández, Martín, Ruiz, & Hidalgo, 2010; 钱树伟, 苏勤, 郑焕友, 2010; 余勇, 田金霞, 粟娟, 2010), 与环境心理学概念的交叉研究也开始出现, 例如地方依恋对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norm theory, VBN)中的变量有直接或间接的显著影响(Raymond, Brown, & Robinson, 2012); 3) 地方依恋对社会实际问题的影响, 例如地方依恋与“不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 NIMBY)”的相关研究, “不在我家后院”是指用来解释公众对在家或社区附近有新发展, 特别是能源发展的反对。研究表明居民接受政府的政策有积极影响(Devine-Wright, 2011); 4) 老年群体的地方依恋研究增多。由于老年化问题的日益突出, 老年群体地方依恋的特点, 地方依恋对老年群体生活质量的影响等研究已经出现(Wiles, Allen, Palmer, Hayman, Keeling, & Kerse, 2012)。

6.2.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6.2.1. 社会心理学与“现象的完整”两种研究

取向的综合

地方依恋的概念具有复合性且受各种因素影响复杂, 这使得研究即使研究目的相同, 由于所选地方、被试群体与所采用的理论架构等不同, 研究的结果之间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 尤其是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中。但是这两者的材料相互支持影响。社会心理学中地方依恋的研究不仅是对地方依恋本身描述性的研究, 也试图发现地方依恋与其他心理学概念的相关研究, 甚至与地方依恋有关的解释性研究。随着地方地理、文化与公共环境上的多变, “现象的完整”的研究取向在地方依恋概念的描述上有独特的优势, 可

以为地方依恋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与视角。把这两种研究取向的综合就要求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 在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上要有创新的整合, 例如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整合, 利用环境模拟器等仪器可进行的实验法的研究等。

6.2.2. 不同人群中地方依恋的研究

以往研究主要以不同地方为对象研究地方依恋, 从而把地方在范畴与地理属性上进行了分类。但是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 全球化趋势带来了更多人类的迁移, 例如中国城市化带来人口的大迁移, 就使得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孩子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所以根据不同人群, 尤其是特殊人群的环境经历中去研究地方依恋是必要的。残疾人、慢性病患者、家庭主妇、单亲母亲、离异家庭的孩子、难民等都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 这样的研究相对于普通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 也对帮助应对实际的社会问题有重要的意义。Boğaç(2009)比较了难民和其生长在这个新环境中孩子的地方依恋。研究结果显示被试对未来的期望发展了他们对新的家和环境的依恋, 同时他们对过去环境的依恋也很重要。年轻的一代比起长辈对现在的环境更加的依恋, 但是他们不希望旁人把他们认同为目前环境中的人。这些研究对政府制定相关的政策也有直接的帮助。

6.2.3. 文化对地方依恋的影响

人们把环境不仅认为是一个地方, 也把它看作当地居民的社会群体集合(Rollero & Piccoli, 2010)。地方依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国家,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研究中的需要考虑的因素。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即使文化历史背景各不相同, 城市的建设也出现了标准化的倾向, 并且研究者试图建立一个可以普遍适用的地方依恋量表, 题项内容很少反映出历史文化的作用。因此即使人-地方研究之初人们就提出文化在其中的影响, 但是并没有就此有进一步的研究。

一般认为西方文化是个人主义, 而东方文化是集体主义的。受到古希腊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西方文化中政府与国家的概念是独立的, 个体虽然较为独立, 但是强调对周围邻里的互动。东方文化中国政府与国家的联系则更为复杂, 国与家的联系也更为紧

密,更加注重人际互动。因而即使通过量表所测量的地方依恋类似,但是产生的路径或许是不同的,这就需要更多东方文化下地方依恋的研究与以文化对比为目的的研究出现。例如对于家的研究中,东方文化下,家的概念与房屋所有权比起西方可能有更为紧密的联系。

6.2.4. 人格特征与地方依恋的相互影响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对一个地方的依恋促进更多对居住地积极的评价(Felonneau, 2004),但是以往的研究更多强调地方依恋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家的依恋对人的作用。但是随着国民教育的提升、社会的进步与城市化的进程,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迁移增加,特别对于中小城市或农村的青年人,这一方面让地方依恋对人的影响过程更为复杂,另一方面这让不同的“地方性格”聚集到了一起。因此可以以不同的人格特征为分类,探讨其对地方依恋的影响,这对了解人们对不同环境的适应性有特别的意义。除此之外,地方依恋的研究也可以为临床心理学提供帮助,例如通过对来访者地方依恋纵向和横向发展的研究,帮助分析来访者的性格特,协助构建治疗环境,运用某些方法时帮助建构想象中的环境等。个体人格特征对地方依恋,尤其是对变迁之后的现居地依恋的影响研究还没有出现;不同人格特征的地方依恋的特点也没有相关的研究,但是这些对我们更加了解地方依恋,发挥地方依恋的作用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钱树伟, 苏勤, 郑焕友(2010). 历史街区顾客地方依恋与购物满意度的关系——以苏州观前街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9期, 355-362.

余勇, 田金霞, 栗娟(2010). 场所依赖与游客游后行为倾向的关系研究——以价值感知、满意体验为中介变量. *旅游科学*, 24期, 54-62.

徐磊青, 杨公侠(2002). *环境心理学——环境、知觉和行为*.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44-45.

Boğaç, C. (2009). Place attachment in a foreign settle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9, 267-278.

Bonaiuto, M., Fornara, F., & Bonnes, M. (2006). Perceived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quality in middle- and low-extension Italian cities. *European Review of Applied Psychology*, 56, 23-34.

Brown, B. B., & Perkins, D. D. (1992). Disruptions in place attachment. In I. Altman, & S. Low (Eds), *Place attachment*, New York: Plenum.

Brown, B., Perkins, D. D., & Brown, G. (2003). Place attachment in a revitalizing neighborhood: Individual and block levels of analysi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3, 259-271.

Chawla, L. (1992). Childhood place attachment. In I. Altman, & S. Low (Eds), *Place attachment*, New York: Plenum.

Rollero, C., & De Piccoli, N. (2010). Place attachment, identification

and environment perception: An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198-205.

Dahl, M. S., & Sorenson, O. (2010). The social attachment to place. *Social Forces*, 89, 633-658.

Devine-Wright, P. (2007). Reflections on place attachment and favourite places. *IAPS Bulletin*, 31, 6-8.

Devine-Wright, P. (2011). Place attachment and public acceptance of renewable energy: A tidal energy case stud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1, 336-343.

Droseltis, O., & Vignoles, V. L. (2010). Towards an integrative model of place identification dimensionality and predictors of intrapersonal-level place preferenc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23-34.

Lin, E.-Y. (2008). Family and social influences on identity conflict in overseas Chine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32, 130-141.

Feldman, R. M. (1990). Settlement identity: Psychological bonds with home places in a mobile socie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22, 183-229.

Felonneau, M. L. (2004). Love and loathing of the city: Urbanophilia and urban-ophobia, topological identity and perceived incivilit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4, 43-52.

Fishwick, L., & Vining, J. (1992). Toward a phenomenology of recreation plac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2, 57-63.

Freeman, C., Dickinson, K. J. M., Porter, S., & Heezik, Y. V. (2012). "My garden is an expression of me": Exploring householders'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garde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2, 135-143.

Fullilove, M. T. (1996). Psychiatric implications of displacement: Contributions from the psychology of plac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3, 1516-1523.

Galster, G. (2001). On the nature of neighborhood. *Urban Studies*, 38, 2111-2124.

Kyle, G., Graefe, A., & Manning, R. (2005). Testing the dimensionality of place attachment in recreational settings. *Environmental and Behavior*, 37, 153-177.

Gustafson, P. E. R. (2001). Meanings of place: Everyday experience and theoretical conceptualiza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1, 5-16.

Gustafson, P. (2009). Mobility and territorial belonging.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41, 490-508.

Hammit, W. E., Backlund, E. A., & Bixler, R. D. (2006). Place bonding for recreation places: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development. *Leisure Studies*, 25, 17-41.

Hay, R. (1998). Sense of place in developmental contex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8, 5-29.

Hernández, B., Hidalgo, M. C., Salazar-Laplace, M. E., & Hess, S. (2007). Place attachment and place identity in natives and non-nativ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7, 310-319.

Hernández, M. A. M., Ruiz, C., & Hidalgo, M. C. (2010). The role of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attachment in break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281-288.

Hidalgo, M. C., & Hernández, B. (2001). Place attachment: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ques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1, 273-281.

Spartz, J. T., & Shaw, B. R. (2011). Place meanings surrounding an urban natural area: A qualitative inqui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1, 344-352.

Jorgensen, B. S., & Stedman, R. C. (2006).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redictors of sense of place dimensions: Attachment to, dependence on, and identification with lakeshore propert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79, 316-327.

Kamalipour, H., Yeganeh, A. J., & Alalhesabi, M. (2012). Predictors of place attachment in urban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A residential complex case study.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35, 459-467.

Kelly, G., & Hosking, K. (2008). Nonpermanent residents, place attachment, and "sea change" communitie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ur*, 40, 575-594.

Korpela, K. M. (1992). Adolescents' favourite places and environmen-

- tal self-regulat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2, 249-258.
- Korpela, K. M., & Ylen, M. (2001). Perceived health is associated with visiting natural favourite places in the vicinity. *Health & Place*, 13, 138-151.
- Korpela, K. M., Ylen, M., Tyrvaainen, L., & Silvennoinen, H. (2009). Stability of self-reported favourite places and place attachment over a 10-month period.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9, 95-100.
- Kyle, G., Graefe, A., Manning, R., & Bacon, J. (2004). Effects of place attachment on users' perceptions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a natural sett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4, 213-225.
- Kyle, G., Graefe, A., & Manning, R. (2005). Testing the dimensionality of place attachment in recreational settings.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37, 153-177.
- Lalli, M. (1992). Urban related identity: Theory, measurement and empirical finding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2, 285-303.
- Lewicka, M. (2005). Ways to make people active: Role of place attachment, cultura capital and neighborhood ti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4, 381-395.
- Lewicka, M. (2008). Place attachment, place identity, and place memory: Restoring the forgotten city pas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8, 209-231.
- Lewicka, M. (2010). What makes neighborhood different from home and city? Effects of place scale on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35-51.
- Dallago, L., Perkins, D. D., Santinello, M., Boyce, W., Molcho, M., & Morgan, A. (2009). Adolescent place attachment, social capital, and perceived safety: A comparison of 13 count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4, 148-160.
- Low, S. M., & Altman, I. (1992). Place attachment: A conceptual inquiry. In I. Altman & S. Low (Eds.), *Place attachment*, New York: Plenum.
- Manzo, L. C. (2005). For better or worse: Exploring multiple dimensions of place meani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5, 67-86.
- Budruk, M. (2010). Cross-language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of the place attachment scale, a multigroup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pproach.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42, 25-42.
- Moore, J. (2000). Placing home in contex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 207-217.
- Morita, A., Takano, T., Nakamura, K., Kizuki, M., & Seino, K. (2010). Contribution of interaction with family, friends and neighbours, and sense of neighbourhood attachment to survival in senior citizens: 5-year follow-up study.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70, 543-549.
- Ponzetti Jr., J. J., (2003). Growing old in rural communities: A visual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Rural Community Psychology*, *E6*, in press.
- Pretty, G. H., Chipuer, H. M., & Bramston, P. (2003). Sense of place among adolescents and adults in two rural Australian towns: The discriminatin features of place attachment, sense of community and place dependence in relation to place identit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3, 273-287.
- Proshansky, H. M., Fabian, A. K. & Kaminoi, R (1983). Place-identity: Physical world socialization of the self.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 57-83.
- Raymond, C. M., Brown, G., & Robinson, G M. (2012). The influence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moral and normative concerns on the conservation of native vegetation: A test of two behavioural model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1, 323-335.
- Raymond, C. M., Brown, G., & Weber, D. (2010).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Personal, community, and environmental connect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422-434.
- Riger, S., & Lavrakas, P. J. (1981). Community ties: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urban neighborhood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9, 55-66.
- Rosenbaum, M. S., Walker, B. A., & Ostrom, A. L. (2007). A cup of coffee with a dash of love—An investigation of commercial social support and third-place attachment. *Journal of Service Research*, 10, 43-59.
- Rubinstein, R. L., & Parmelee, P. A. (1992). Attachment to plac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life course by the elderly. In I. Altman & S. Low (Eds.), *Place attachment*, New York: Plenum.
- Scannell, L., & Gifford, R. (2010). Defining place attachment: A tripartite organizing framework.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1-10.
- Scannell, L., & Gifford, R (2010).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tural and civic place attachmen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0, 289-297.
- Shamai, S., & Ilatov, Z. (2005). Measuring sense of place: Methodological aspects.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6, 467-476.
- Terkenli, T. S. (1995). Home as a region. *Geographical Review*, 85, 324-334.
- Trentelman, C. K. (2009). Place attachment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 A primer grounded in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a community sociologist. *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22, 191-210.
- Uzzell, D., Pol, E., & Badenas, D. (2002). Place identification, social cohesion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ur*, 34, 26-53.
- Van Patten, S. R., & Williams, D. R. (2008). Problems in place: Using discursive social psychology to investigate the meanings of seasonal homes. *Leisure Sciences*, 30, 448-464.
- Vaske, J. J., & Kobrin, K. C. (2001). Place attachment and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 *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2, 16-21.
- Virden, R. J., & Walker, G. J. (1999). Ethnic/racial and gender variations among meanings given to, and preferences for,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Leisure Sciences*, 21, 219-239.
- Wahl, H.-W., & Lang, F. R. (2004). Aging in context across the adult life course: Integrating phys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al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H.-W. Wahl, R. J. Scheidt, & P. G. Windley (Eds.), *Aging in context: Socio-physical environments. Annual review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Vol. 23, pp. 1-33). New York: Springer.
- Werner, C. W., Altman, I., Brown, B. B., & Ginat, J. (1993). Celebrations in personal relationships: A transactional/dialectic perspective. In S. Duck(ED.), *Social context and relationships: Understanding relationship processes series* (Vol.3, pp. 109-138). Newbury Park, CA: Sage.
- Wiles, J. L., Allen, R. E. S., Palmer, A. J., Hayman, K. J., Keeling, S., & Kerse, N. (2012). Older people and their social spaces: A study of well-being and attachment to place in Aotearoa New Zealand.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8, 664-671.
- Williams, D. R., Patterson, M. E., Roggenbuck, J. W., & Watson, A. E. (1992). Beyond the commodity metaphor: Examining emotional and symbolic attachment to place. *Leisure Sciences*, 43, 29-46.
- Williams, D. R. & Jerry J. Vaske. (2003). The measurement of place attachment validity and generalizability of a psychometric approach. *Forest Science*, 49, 830-840.
- Windsong, E. A. (2010). 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 Complexities in exploring home and place attachment.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47, 205-214.